

# 菜贩子老张

□鲁秦儿

都说老张不像个卖菜的。当你看到老张脖子上那个大金链子，手腕上那个黄灿灿的手表，还有那双锃亮的尖头皮鞋，你会认为老张是个款爷。老张说，款爷不款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有个范儿，退其次，范儿不范儿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生活得有个姿态。

从老张的装扮上看，老张至少是个热爱生活的人。老张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但又不甘心在家务农，就上了夜大，三年的夜大，老张说学东西不学东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学会理念和方向。刚毕业那会，大家都认为老张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自我安慰，理念和方向？那是个抽象的东西，分明是混了三年

嘛，没学到知识，才这么说。可老张心中有杆秤，三年的夜大，他貌似懂得了以后的生活方向。

刚开始老张在职场上打拼了近十年。但他看不惯职场上的尔虞我诈，终是退出了职场。老张肯定地认为他的人生方向还是走错了。一句话：“险恶”的职场不适合自己，于是自主创业：卖菜。

最初老张像其他菜农一样摆个菜摊，但他很看重他的这个“事业”，卖菜怎么了？好赖自己是个老板，自己作主，不像以前在单位，还得看上司的脸色。他有个时间表，按时“上班和下班”。老张认为，卖菜也是份工作，跟在办公楼上班是一样的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是工种不同罢了。老张卖菜时不

像其他摊主一样一脸愁容，卖菜也是在做业务，对顾客你得笑脸相迎，不能太斤斤计较，不能因一根葱的事和顾客翻脸。你还得经得起顾客的挑剔，当顾客说你的哪个菜不好时，你得呵呵一笑，要有一颗包容之心，不能像邻摊的老三一样，老三时常跟客户为多一两少一两的事争吵，一天到晚脸拉好长。

老张卖菜讲究薄利多销，往往一摊子菜，不到十点就卖完了。收拾完摊子，老张在路边慢悠悠喝会茶。就这样，一个月算下来，挣的钱比以前上班时的工资多了两三倍。

后来，老张租了个门面，开了个果蔬超市。超市里有各种水果、蔬菜，还雇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帮工，老张又买了辆小货车，天天拉一车菜到以前的菜市场

给那些摊主们送菜，摊主们不用再跑更远的地方批发菜了。

没事的时候，老张在他的超市门口摆个工夫茶桌，慢悠悠喝会茶。老张隔三岔五还去原来的地方摆摊，有人说老张现在是超市的小老板了，还在这儿摆哪门子摊？老张说，我就喜欢这个热闹而又有生气的菜市场，挣钱不挣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有生活的味道。

毋庸置疑，老张是菜市场最引人注目的一位，因为他脖子上的大金链子，手腕上那个黄灿灿的手表，以及脚上那双锃亮的尖头皮鞋，让人怎么看都不像个卖菜的。每遇到质疑的人，老张都说，卖菜的非得有一张苦脸么？

微观

○ ○ ○

## 冬至

徐新

不知不觉中冬至要到了。冬至大如年。在南方，这天有家家户户吃“汤圆”的习俗，象征家庭的和谐与团圆。北方民间则有吃饺子的习俗，俗称“安耳朵”。俗语云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。北方寒冷，耳朵暴露在外很容易被冻伤，因此，吃点长得像耳朵的饺子，补补耳朵，这可是家里人对亲人最贴心的关怀了。

记得孩提时，每到冬至，母亲总会忙碌着和米粉做汤圆，到了饭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汤圆、话收成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离开故乡后，很少回家过冬至了，但儿时那段时光已凝固成了记忆，偶尔想起来，总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……

## 精气神

时静

我家门口的菜市场里有四家卖牛肉的摊位，一头一尾两家摊位的生意大相径庭。先来说说这最后一家摊位，一般来说过了上午十点钟基本上你就别想再买到她家的牛肉了。老板娘大约五十来岁，个头不高，人很精神，头发短短地烫着，皮肤很白，脸颊泛着健康的红光。剁起肉来那可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，把肉双手递给你时总会不忘说句：“谢谢！”她家的肉相比较其他几家卖得是最快的。

相形之下第一家摊位的生意要清淡得多，老板娘也大约五十来岁，个头很高，一张长脸自始至终地挂着，皱着眉头想着心事。每天她都没精打采地坐在那，路过她的摊位的人都有一种赶紧避让之嫌，因为担心她会将生活中的不如意之气撒到自己身上。她家的肉的颜色也显得很暗淡，一天到晚的总是那么一大堆。

记得汪曾祺的小说《如意楼和得意楼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，真的很应此景：一个人要兴旺发达，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。

## 静电

霍寿喜

冬天，我身体带的静电很多。为了避免被静电“蜇”，我寻得一种简便易行的防静电措施：接触金属物品前，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用钥匙尖碰一碰金属放电，再用手接触金属。这个方法非常靠谱。本来，我的一项基本家务活是洗碗，但当我用钥匙和水龙头碰出小火花后，太太很吃惊：“哟，你身上的静电确实大，这段时间洗碗就免了吧。”

上下班乘公交车，为了预防和金属扶手产生静电，我也是手握钥匙。有一回，车子比较拥挤，我的钥匙尖不慎碰到了一位小伙子的屁股，我赶紧致歉。我暗自庆幸：幸亏是个男的，若是女的，人家肯定要告我“性骚扰”。

这个星期，我和同事去出差，去的地方，门卫养了一条又高又大的狼狗。在狼狗的注视下，我和同事互相“推让”了许久。终于，同事眼睛一亮，找到词了：“不用怕，你身上有电，就在前面开路吧。”



木刻《母子俩》【德】马克斯·彼希施泰因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59号

## 左手青菜，右手香葱

□刘桂芹

我们学校位于草场门桥下秦淮河边。学校在楼顶开辟了农博园，这对于爱生活的我来说，课余又多了一个好去处。

周末清晨我和先生一起来到农博园。绵绵秋雨充分润泽地皮，菜蔬们分外鲜活水灵……空气清新，晨风徐徐。先生挑了好听的音乐播放，我抄起小铲子随着欢快的乐曲边舞边唱：哈~哈~什么都不必说，我已经不再是那枯萎的花朵；哈~哈~什么都不必说，我已经决定离开无聊和寂寞；哈~哈~什么都不必说，我已经抛开过去面对自我……

动作不标准甚至有些怪异，逗得先生哈哈大笑。一阵热身疯狂后，音乐由欢快转入舒缓。静静的校园风景这边独好！

正是移栽大白菜的好时节。我急拔菜秧，先生忙阻止：不能拔，要“起”。他边小心翼翼

翼用小铁锹起菜秧，边一副教育的口吻说，带点“娘家土”容易活。这么温馨有爱的说法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

乌云渐渐散去，拨云见日，农博园渐渐变得明亮耀眼，充满了无限生机和自由。秋黄瓜上架，小番茄挂果，羊角椒红艳艳，山芋枝繁叶茂，冬瓜懒洋洋地卧倒像大胖狗。最喜“满架秋风扁豆花”，热闹欢喜。

心跟着明媚起来，原先耿耿于南瓜只开花不结瓜，现在内心从容安详：她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玩玩好了，毕竟花样年华怒放过一场。既然注重过程又何必在乎结果？就是我，不一样的蔬果！

完工了，凭栏眺望远方，看草场门桥上车流滚滚人来人往，脚踏一方净土闹中取静。畅想诗和远方，然后坐在天台上边歇息边翻阅报纸。时光随音乐慢慢流淌……收工时，左手一把青菜，右手一把香葱，要味道，自己调。

## 爱心手语

□赵利勤

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个特殊教育学校，常看到聋哑学生出来，熟练地用手语“说话”。我颇感奇怪：常用汉字有3000多，词汇更是难以计数，看似简单的手语就能表达吗？他们的内心不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

前些天，正是深秋季节，落叶纷飞。一天早上，凉风阵阵，气温骤降，路上的树叶铺了厚厚一层。我有晨跑的习惯，到了特殊教育学校门口，看到两个小女孩在扫地，她们十一二岁的年纪，边扫地边不时用手语比画着，有时还调皮地笑着轻打对方一下。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但我却被她们充满阳光的笑容打动了。

女孩动作麻利，不一会儿就把门前打扫干净了，转身正要回去，忽然看到一个环卫工人在不远处扫落叶。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，个不高，腿脚好像有毛病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她挥舞着大扫帚，动作笨拙而又吃力。前面的高个女孩正要走，后面穿红棉袄的拉住了她，指指环卫工人，双手做着扫地的动作。高个女孩指

指她的衣服，双手抱肩，做出很冷的样子，又用手比画着，不知“说”些什么。红棉袄女孩有些生气了，比画着，让她先走，然后拿着扫帚，向老奶奶跑去。高个女孩看着她，略微愣了一下，也跟着去了。

昨天早上，我在街上跑步，到了学校附近，一个小男孩儿飞一般地从身后超过了我，冷不防把我吓了一跳。我看他不会超过10岁，跑的速度却是惊人。我停下来，见小男孩儿一直追上了前面30米处的一辆三轮车。车上装满了苹果，像是卖苹果的小商贩。他拉住车把不让走，商贩急了，不知怎么回事。小男孩儿气喘吁吁地给他比画了几下，商贩“听”不懂。小男孩儿更着急了，索性回过身来，吃力地搬起苹果，把袋子放正，又重新用绳子把苹果捆好，商贩这才明白小男孩儿的意思。原来，三轮车上有一袋苹果半截滑到了车外。小贩拿了两个苹果往小男孩儿怀里塞，可他却摆着手，怎么也不要。

我不懂手语，无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但我知道，他们的“语言”和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一样，都很美。

## 衣不如旧

□辛夷

有一件穿了十余年的衬衫，年年都会翻出来穿几天。前几日整理衣橱，于是我又翻了出来，熨烫仔细，妥帖挂好。我想了又想，那件衬衣究竟有什么好呢，能久经洗涤而不被淘汰？

其实不过是一件极普通的长袖衬衣，浅杏色，门襟一排纽扣，领子是小翻领，可以单穿，也可以衬在开衫或者小外套里，都是相宜的。但这件衬衣也有特别之处，首先是料子，似乎是棉与绢混织而成的，那不过是我的揣度，真实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了。我喜欢这料子，有棉的妥帖和绢的光泽，穿在身上会起皱，却不是皱得很厉害的样子。其次，是衬衣的门襟处和两个袖口都有刺绣，浅黄和浅棕色丝线相

间绣出的花纹，带了点古韵的小别致。

我如此用心地描述这件衬衣，大概只是我敝帚自珍的缘故。如今的春秋日仿佛愈来愈短，有时倏忽而过，衣架上的衬衣就成了摆设，但即使看看，我也是欢喜的，这是一件旧衣，却年年如新。

倘若衣橱里的衣服都如这件衬衣一般，我就会高呼“衣不如旧”，也不知能多省下若干银子了。但是，衣服和人的缘分，也是有深浅之分的，一心一意，一往情深的有；三心二意，始乱终弃的也有。女人购衣，其实每次都像小战役，老话说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，就算女人知道自己、懂得自己要什么，但每季每个潮流的衣服实在变化得太快，真要懂得，也是一门大学问。